

第三十九卷

蓮塘二姬

政和改元七月之望，士人楊彥彩、陸升之載酒出遊蓮塘。舟回且夕，夜泊橫橋下。月色明霧，酒各半醒。聞鄰船有琵琶聲，意其歌姬舟也，躡而窺之。見燈下一姬，自弄弦索。二人逕往見之。詢其所由，答曰：「妾大都樂籍供奉女也。從人來游江南。值彼往雲間收布，妾獨處此候之，尚未回也。」二人命取舟中餘肴核，就燈下同酌。姬舉止閒雅，姿色媚麗。二人情動於中，稍挑謔之，姬亦不以為嫌。求其歌以侑觴，則曰：「妾近夕冒風，咽喉失音，不能奉命。」二人強之，乃曰：「近日遊訪西子陳跡，得古歌數首，敢奉清塵，不訝為荷。凡一歌，侑飲一觴。」歌曰：

風動荷花水殿香，姑蘇台上宴吳王。

西施醉舞嬌無力，笑倚東窗白玉牀。

再歌曰：

吳王舊國水煙空，香徑無人蘭葉紅。

春色似憐歌舞地，年年稱發館娃宮。

又曰：

館娃宮外似蘇台，鬱鬱芊芊草不開。

無風自偃君知否，西子裙裾拂過來。

又曰：

半夜娃宮作戰場，血腥猶雜宴時香。

西施不及燒殘蠟，猶為君王泣數行。

又曰：

春入長洲草又生，鷓鴣飛起少人行。

年深不辨娃宮處，夜夜蘇台空月明。

又曰：

幾多雲樹倚青冥，越燄燒來一片平。

此地最應沾恨血，至今春草不勻生。

又曰：

舊苑荒台楊柳新，菱歌清唱不勝春。

只今惟有西江月，曾照吳王官里人。

彥彩曰：「歌韻悠柔，含悲聳愴，固云美矣。第西施乃亡人家國妖豔之流，不足道也。願更他曲，以滌塵抱，何幸如之。」姬更歌曰：

家國興亡來有以，吳人何苦怨西施。

西施若解亡吳國，越國亡來又是誰！

彥彩曰：「此言固是，然皆古人陳言，素所厭聞者。大都才人，四山五嶽，精靈間氣之所聚會，有何新聲，傾耳一聽。」又歌曰：

家是紅羅亭上仙，來塵世已多年。

君心既逐東流水，錯把無緣當有緣。

歌竟，掀篷攬衣，躍入水中。彥彩大驚，汗背而覺，一夢境也。尋升之共話，醉眠腳後，不能寐也。翌日，事傳吳下。

錢履道

錢履道，字嘉貞，京兆咸陽人。北虜皇統中，遊學商虢，過戶縣。貪程不止，獨一僕相隨。天曠黑，不復辨路，信馬行，到一大宅，叩門將托宿。遇小妾從內出，驚語之曰：「此地近多狼虎，豈宜夜涉。」錢曰：「適不意迷途，敢求棲寓一席之地。但不知為何大官宅第？」妾曰：「是河中府尹張相公之居。相公薨，惟夫人在，須稟命乃可。」遂入白之。少頃，延客相見。高堂峻屋，明燭盈前，已羅列杯盤。夫人容色端妍，冠服華盛。便與同宴。侍兒歌舞之妙，目所未睹。錢自謂奇遇，若游清都，情思蕩搖，莫知身世之所在。拱手敬坐，不輕交一談，諸人以為野躉，相視笑侮。罷席就枕。俄而燭至，夫人者復來，眾擁之登牀。錢趨下辭避，強之再三，於是共寢。明旦，留之飯。錢本漂泊旅人，既稱愜懷抱，累日不言去，一夕，正歡飲間，聞戶外傳呼聲。忽報云：「相公且至。」夫人遽起，諸妾皆奔忙而散。錢竄伏暗室，不敢喘息。因假寐。久之，狐嗥鴉噪，東方既明，人屋俱亡，但臥於疏叢古塚耳。狼狽而出，逢耕夫始得官道。衣上餘香芬馥，經月乃歇。

綠衣人傳

天水趙源，早喪父母，未有妻室，延 間，遊學至於杭州錢塘，僑居西湖葛嶺之上，其側即宋賈秋壑舊宅也。源獨居無聊，嘗日遇晚徙倚門外，忽有一女子從東而來，綠衣雙鬟，年可十五六，雖不盛妝濃飾，而姿色過人。源注目久之。明日出門，又見如此，凡數度，日晚輒來。源戲而問之曰：「娘子家居何處？暮暮來此。」女笑而拜曰：「兒家與君為鄰，君自不識爾。」源試挑之，女子欣然而應。因遂留宿，甚相親昵。明日辭去，夜則復來。如此凡有月餘，情愛甚至。源問其姓氏，居在何處。女子曰：「君但得美婦則已，何用強問我也！」叩之不己，則曰：「兒常衣綠，但呼我為『綠衣人』可矣。」終不告以居止所在。源感其為紅室美婦，乃出，

奔，或恐事跡彰聞，故不肯言耳。信之不疑，寵念轉密。

一夕，源被酒，戲謂綠衣曰：「此真所謂『綠兮衣兮，綠衣黃裳』者也。」女子有慚色，數夕不至。及再來，源叩之，乃曰：「本欲相與郎君偕老，奈何以婢妾待之？令人扭促不安，故數日不敢侍君之側。然君已知乎，今不復隱，請得備言之：兒與君舊相識也，今非至情相感，莫能及此。」源問其故，女慘然曰：「得無相難乎。兒實非今世人，亦非有禍於君者，蓋其數當然，夙緣未盡爾。」源大驚曰：「願聞其詳。」女子曰：「兒故宋平章秋壑之侍女也。本臨安良家子女，少善弈棋，年十五，以棋童入侍。每秋壑回朝，宴坐半閒堂，必召兒侍弈；備見寵愛。是時君為其家蒼頭，職主煎茶，每因供進茶甌，得至後堂，君時少年美姿容，兒見而慕之。嘗以繡羅錢篋乘暗投君，君亦以玳瑁指盒為贈，彼此雖各有意，而內外嚴密，莫能得其便。後為同輩所覺，讒於秋壑，遂與君同賜死於西湖斷橋之下。君今已再世為人，而兒猶在鬼錄，得非命欽！」言訖，嗚咽泣下，源亦為之動容。久之，乃曰：「審如此，則吾與汝乃再世因緣也，當更加親愛，以償疇昔之願。」自是遂留源舍，不復更去。源素不善棋，教之弈，盡得其妙。凡平日以棋稱者，皆莫能敵也。每說秋壑舊事，其所目擊者，歷歷甚詳。嘗言，秋壑一日倚樓閒望，諸姬皆侍，適有二人，烏巾素服，乘小舟由湖登岸。一姬曰：「美哉二少年！」秋壑曰：「願事之耶？當令納聘。」姬笑而無言。逾時，令人捧一盒，呼諸姬至前曰：「適為某姬納聘，可啟視之。」則姬之首也，諸姬皆戰慄而退。又嘗販鹽數百艘至都市賣之，太學有詩曰：

昨夜江頭湧碧波，滿船都載相公鱗。

雖然要作調羹用，未必調羹用許多。

秋壑聞之，遂以士人付獄，論以誹謗罪。又嘗於浙西行公田法，民受其苦，或題詩於路左云：

襄陽累歲困孤城，豢養湖山不出征。

不識咽喉形勢去，公田枉自害蒼生。

秋壑見之，捕得遭顯戮。又嘗齋雲水千人，其數已足。又一道士，衣裾檻褸，至門求齋。主者以數足，不肯引入，道士堅求不去。不得已，於門側齋焉。齋罷，覆其鉢於案而去。眾將鉢力舉之，不動。啟於秋壑，自往舉之，乃有詩二句云：「得好休時便好休，收花結子在綿州。」始知真仙降臨而不識也。然終不喻綿州之意。嗟乎！孰知有漳州木綿庵之厄也？又嘗有艍人泊舟蘇堤，時方盛暑，臥於舟尾，終夜不寐，見三人長不盈尺，集於沙際，一曰：「張公至矣，如之奈何？」一曰：「賈平章非仁者，決不相恕。」一曰：「我則已矣，公等及見其敗也。」相與哭入水中。次日，漁者張公獲一鱉，徑二尺餘，納之府第。不三年而禍作。蓋物亦以先知數而不可逃也。

源曰：「吾今日與汝相遇，抑豈非數乎？」女曰：「是誠不妄矣。」源曰：「汝之精氣，能久存於世耶？」女曰：「數至則散矣。」源曰：「然則何時？」女曰：「三年爾。」源固未之信。及其臥病不起，源為之延醫，女不欲，曰：「曩固已與君言矣，因緣之契，夫婦之情，盡於此矣。」即以手握源臂，而與之訣，曰：「兒以幽陰之質，得事君子，荷蒙不棄，周旋許時。往者一念之私，俱蹈不測之禍。然而海枯石爛，此恨難消，地老天荒，此情不泯。今幸得續前生之好，踐往世之盟，三載於茲，志願足矣，請從此辭，毋更以為念也！」言訖，面壁而臥，呼之不應矣。源大傷慟，為治棺槨而斂之。將葬，怪其樞甚輕，啟而視之，惟衣衾釵珥在耳，虛葬於北山之麓。源感其情，不復再娶，棲靈隱寺出家為僧，終其身云。

滕穆醉游聚景園記

延 初，永嘉滕生名穆，年二十六，美風調，善吟詠，為眾所推重。素聞臨安山水之勝，思一遊焉。甲寅歲科舉之詔興，遂以鄉書赴薦。至則僑居湧金門外，無日不往來於南北兩山及湖上諸刹，靈隱、天竺、淨慈、寶石之類，以至玉泉、虎跑、天龍、靈鷲，石屋之洞，冷泉之亭，幽澗深林，懸崖絕壁，足跡殆將遍焉。

七月之望，於曲院賞蓮，因而宿湖，泊舟雷峰塔下。是夜，月色如畫，荷香滿身，時聞大魚跳擲於波間，宿鳥飛鳴於崖際。生已大醉，寢不能寐，披衣而起，延堤觀望。行至聚景園，信步而入。時宋亡已四十年，園中台館，如會芳殿、清輝閣、翠光亭，皆已頹毀，惟瑤津西軒巋然獨存。生至軒下，憑欄少憩。俄見一美人先行，一侍女隨之，自外而入。風鬟雲鬢，綽約多姿，望之殆若神仙。生於軒下屏息以觀其所為。美人言曰：「湖山如故，風景不殊，但時移世換，令人有《黍離》之悲爾。」行至園北太湖石畔，遂詠詩曰：

湖上園亭好，重來憶舊游。

徵歌調《王樹》，閱舞按《梁州》。

徑狹花迎輦，池深柳拂舟。

昔人皆已沒，誰與話風流！

生放逸者，初見其貌，已不能定情，及聞此作，技癢不可復禁，即於軒下續吟曰。

湖上園亭好，相逢絕代人。

娥辭月殿，織女下天津。

未會心中意，渾疑夢裡身。

願吹鄒子律，幽谷發陽春。

吟已。趨出赴之。美人亦不驚訝，但徐言曰，「固知郎君在此，特來尋訪耳。」生問其姓名，美人曰：「妾棄人間已久，欲自陳敘，誠恐驚動郎君。」生聞此言，審其為鬼，亦無所懼，因問之。乃曰：「芳華，姓衛。故宋理宗朝宮人，年二十四而歿，殯此園之側。今晚因往演福堂訪賈貴妃，蒙延坐久，不覺歸遲，致令郎君於此久待。」即命侍女曰：「翹翹可於舍中取 席酒果來。今夜月色如此，郎君又至，不可虛度。可便於此賞月也。」翹翹應命而去。須臾，攜紫氍毹鋪於中庭，設白玉碾花樽，碧琉璃盞，醪醴馨香，非世所有。與生談謔笑詠，詞旨清婉。復命翹翹歌以侑酒。翹翹請歌柳耆卿《望海潮》詞，美人曰：「對新人不宜歌舊曲。」即於座上自制《木蘭花慢》一闋，命翹翹歌之。曰：

記前朝舊事，曾此地，會神仙。向月地雲階，重攜翠袖，來拾花鈿。繁花總隨流水，歎一場春夢杳難圓。廢港芙蓉潤露，斷堤楊柳搖煙。兩峰南北只依然，輦路草芊芊。悵別館離宮，煙銷鳳蓋，波沿龍船，平生銀屏金屋，對殘燈無寐夜如年。落日牛羊隴上，西風燕雀林邊。

歌畢，美人潸然垂淚。生以言慰解，仍微詞挑之，以觀其意。即起謝曰：「殂謝之人，久為塵土，幸得奉事巾櫛，雖死不朽。且郎君適問詩句，固已許之矣。願吹鄒子之律，而一發幽谷之春也。」生曰：「向者之詩，率口而出，實本無意，豈料便成讖語。」良久，月翳西垣，河傾東鎮。即命翹翹撤席。美人曰：「敝居僻陋，非郎君之所處，只此西軒可也。」遂攜手而入，假寢軒下。交會之際，無異於人。將旦，揮涕而別。

至晝，往訪於園側，果有宋宮人衛芳華之墓。墓左一小丘，即翹翹所瘞也。生感歎逾時。迫暮，又赴西軒，則美人已先至矣。迎謂生曰：「日間感君相訪。然而妾止卜其夜，未卜其晝，故不敢奉見。數日之後，當得無間爾。」自是則無夕不會。經旬之後，白晝亦見，生遂攜歸所寓安焉。已而，生下第東歸，美人願隨之去。生問翹翹何以不從，曰：「妾既奉侍君子，舊宅無人，留其看守爾。」生與之同歸，鄉里見視，姑給之曰：「娶於杭郡之良家。」眾見其舉止溫柔，育詞慧利，信且悅之。美人處生之室，奉長以禮，待婢僕以恩，左右鄰里，俱得其歡心。且又勤於治家，潔於守己，雖中門之外，未嘗輕出。眾咸賀生得內助。荏苒三歲，當丁巳年之初秋，生又治裝赴浙省鄉試，行有日矣。美人請於生曰：「臨安，妾鄉也。從君至此，已閱三秋。今願得偕行，以顧視翹翹。」生許諾。遂賃舟同載，直抵錢塘，僦屋以居。至之明日，適值七月之望，美人謂生曰：「三年前，曾於此夕與君相會，斯適當今日之期。欲與君同赴聚景，再續舊游，可乎？」生如其言，載酒而往，至晚，月上東垣，蓮開南浦，露柳煙篁，動搖堤岸，宛然昔時之景。行至園前，則翹翹迎拜於路首，曰：「娘子陪侍郎君，邀游城郭，首尾數年，已極人間之歡。獨不記念舊居乎？」三人入園，又至西軒而坐。美人忽垂淚告生曰：「感君不棄，得侍房帷，未遂深歡，又當永別。」生曰：「何故？」對曰：「妾本幽陰之質，久踐陽明之世，甚非所宜。特以與君有宿世之緣，故冒犯律條，以相從耳。今而緣盡，自當奉辭。」生驚問曰：「然則何時？」對曰：「止在今夕耳。」生凄惋不已。美人曰：「妾非不欲終事君子，永奉歡娛。然而程命有限，不可逾越。若顧遲留，須當獲戾。非止有損於妾，亦將不利於君。豈不見越娘之事乎？」生意稍悟，然亦悲傷感槍，徹曉不寐。及山寺鐘鳴，水村雞唱，急起與生為別，解所御玉指環，係於生之衣帶，曰：「異日見此，無忘舊情。」遂分袂而去。然猶頻頻回顧，良久始滅。生大慟而返。翌日，具酒肴，焚楮鏹於墓下。生作文以弔之。曰：

惟靈生而淑美，出類超群。稟奇姿於仙聖，鍾秀氣於乾坤。粲然如花之麗，粹然如玉之溫。達則天上之金屋，窮則路左之荒墳。托松楸而共處，對狐兔之群奔。落花流水，斷雨殘雲。中原多事，故國無君。撫光陰之過隙，視日月之奔輪。然而精靈不泯，性識長存。不必仗少翁之奇術，自然返倩女之芳魂。玉匣驂鸞之扇，金泥簇蝶之履，聲泛泛兮環佩，香藹藹兮蘭孫。方欲同歡以偕老，奈何既合而復分。步洛妃凌波之襪，赴王母瑤池之尊。即之而無所睹，叩之而不復聞。悵後會之莫續，傷前事之誰論。鎖楊柳春風之院，閉梨花夜雨之門，恩情斷兮天漠漠，哀怨結兮雲昏昏。音容杳而靡接，心緒亂而紛紜。謹含哀而奉弔，庶有感於斯文。嗚呼，哀哉。伏惟尚饗。」

生弔之訖，從此遂絕矣。生獨居旅邸，如喪配偶。試期既迫，亦無心入院。惆悵而歸。親黨問其故，始具述之，眾咸歎異。生自是終身不娶。入雁蕩山採藥，遂不復還，不知所終。

金鳳釵記

大德中，楊州富人防禦居春風樓側，與宦族崔君為鄰，交契甚厚。崔有子曰興哥，防禦有女曰興娘，俱在襁褓。崔君因求女為興哥婦，防禦許之，以金鳳釵一隻為約。既而崔君游宦遠方，凡一十五載，並無一字相聞。女處閨闈，年十九矣。其母謂防禦曰：「崔家郎君一去十五載，不通音耗，興娘長成矣，不可執守前言，令其挫失時節也。」防禦曰：「吾已許吾故人矣，況成約已定，吾豈食言者也。」女亦望生不至，因而感疾，沉綿枕席，半歲而終。父母哭之慟。臨殮，母持金釵撫屍而泣曰：「此汝夫家之物也，今汝逝矣，吾留此安用！」遂簪於其髻而殯焉。

殯兩月，而崔生至。防禦迎之，訪問其故，則曰：「父為宣德府理官而卒，母亦先逝數年矣，今已服除，故不遠千里而來此。」防禦下淚曰：「興娘薄命，為念君故，得疾，於兩月前飲恨而終，今殯之矣。」引生入室，至其靈席前，焚楮錢以告之，舉家號慟。防禦謂生曰：「郎君父母既歿，道途又遠，今既來此，可便於吾家住宿。故人之子，即吾子也，勿以興娘歿故，自同外人。」即令搬挈行李，於門側小齋安泊。

將及半月，時值清明，防禦以女新歿墳墓，舉家上塚。興娘妹慶娘，年甫十七，是日與家眾同赴新墳。惟留崔生在家。至暮回歸，天色已黑，崔生於門迎。有轎二乘，前轎已入，後轎至生前，忽有物墮地，鏗然，生急往拾之，乃金鳳釵一隻。欲納還防禦，則中門已閉。生還小齋，明燭兀坐。思念姻緣挫失，而孑身奇跡於人，亦非久計。長歎數聲，方欲就枕，忽聞剝啄叩門，問之則不答，不問則又叩，如是者三。乃勉強起，開門視之，一女殊麗，立於門外，遽牽裙而入。生大驚，女低容斂氣，向生細語曰：「崔郎不識妾耶？妾乃興娘之妹慶娘也。適來墜釵轎下，君拾得否？」欲止生室。生以其父待之厚，拒之甚確，至於再三。女忽赦怒曰：「吾父以子姪之禮待汝，置留小齋，汝乃敢於深夜誘我至此。欲將何如？我訴之於父，訟汝於官，必不捨汝矣。」生懼，不得已而從焉。至曉乃去，自是暮隱而入，朝隱而出，往來於小齋，可一月半。

忽一夕，謂生曰：「妾處深閨，君居外館，今日之事，幸而無人知覺。誠恐好事多磨，佳期易阻，一旦聲跡彰露，親庭罪責，閉籠而鎖鸚鵡，打鴨而驚鴛鴦，在妾固所甘心，於君誠恐累德。莫若先事而發，懷壁而逃，或晦跡深村，或潛蹤別郡，庶得優游偕老，不致分離也。」生頗然其計曰：「卿言亦自有理，吾方思之。」因自念零丁孤苦，素乏親知，雖欲逃亡，竟將焉往？嘗聞父言：有舊僕金榮者，信義人也，居鎮江呂城，以耕種為業。今往投之，庶不我拒。至明日五鼓，與女輕裝而出，買船過瓜州，奔丹陽，訪於村氓，則金榮在焉，其家殷富，為本村保正。生乃大喜，造其門。至則初不相識也，生言其父姓名爵里及己乳名，方始記認，則思而哭其主，擁生在堂而拜認，曰：「此吾家郎君也。」生具告以故，乃虛正堂而處之，事之如事舊主，衣食之需，供給甚至。生處榮家，將及一年。

女告生曰：「始也懼父母之責，故與君為卓氏之逃，蓋出於不獲已也。今則舊谷既沒，新谷既登，歲月如流，已及期矣。且愛子之心，人皆有之，今而自歸，喜於再見，庶不我罪。況父母生我，恩莫大焉，豈有終絕之理乎？盍往見之！」生從其言，即與之辭金榮，渡江入城。將近其家，謂生曰：「妾與逃竄一年，今遽與君同往，或恐觸彼之怒，君可先往見之，妾乃贖舟於此以候。」臨行，復呼生回，以金鳳釵與之，曰：「如或疑拒，當出此以示之可也。」生至門，防禦迎之，欣然反致謝曰：「昨日顧待不週，致君不安其所，以有他適，老夫之罪也。幸勿見責。」生拜伏不敢仰視，但稱死罪。防禦不知其故，曰：「何故力爾，願得開陳，釋我疑。」

慮。」生惶愧言曰：「曩者房帷事密，兒女情多，負不義之名，犯私通之律，不告而娶，竊負而逃，竄伏村墟，遷延歲月，音容久阻，書問莫傳，情厚篤於夫妻，恩愛忘乎父母！今則謹攜令愛，同此歸寧，伏望察其深情，恕其罪譴，使得終能偕老，永遂于飛。大人有溺愛之恩，小子有室家之樂，是所望也，惟冀憫焉。」防禦聞之，驚曰：「吾女臥病在牀，今乃一載，檀粥不進，轉側需人，豈有是事耶？」生謂其恐為門戶之辱，故飾詞以拒之，乃曰：「目今慶娘在於舟中，可令人舁取之來。」防禦雖然不信，即令家童馳往視之。至江，舟跡並無所見。防禦大怒崔生，責其妖妄，生乃袖中取出金鳳釵以進。防禦見之，駭然大驚曰：「此物吾亡女興娘歿葬之釵，胡為而至此哉？」疑惑之際，慶娘忽於牀上欣然而起，出至堂前，拜其父曰：「興娘不幸，早辭嚴侍，遠棄荒郊，然與崔生緣分未斷，今來此，意亦無他，特以此說有愛妹慶娘，續其婚耳。如所請肯從，則吾病患當即痊癒。不用女言，命盡此矣。」舉家驚駭，視其身則慶娘，而言動舉止即興娘也。父詰之曰：「汝既死矣，安得復於人世為此亂惑也？」對曰：「女之死也，冥司以女無罪，不復拘禁，得隸玉皇娘娘帳下，掌傳箋奏。切以世緣未盡，故特給假一年，來與崔郎了此一段因緣爾。」父聞其言，乃許之。即斂容拜謝，又與崔生執手 歆為別。且曰：「父母許我矣！汝好作嬌客，慎毋以新人而忘故人也。」言訖，慟哭而僕於地，視之，死矣，急以湯藥灌之，移時乃蘇，其病即瘥，行動如常，叩以前事，並不知之，殆如夢覺。遂涓吉續崔生之婚。

生感興娘之情，以釵貨於幣，得鈔二十錠，盡買香燭楮市，齋詣瓊花觀，命道士建醮三晝夜以報興娘。興娘復見夢於生曰：「蒙君薦拔，尚有餘情，雖隔幽冥，實深感佩。小妹性柔和，宜善視之。」生驚悼而覺，從此遂絕。嗚呼異哉！

[返回 >> 豔異編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